

HIT 一夜成名 LIT

CRACKING THE CO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BIGGEST BESTSELLERS

——破译顶级畅销书的成功基因

[美]詹姆斯·W.霍尔(James W. Hall) 著

张德旭 陈薇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013033179

C235

11



CRACKING THE CO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BIGGEST BESTSELLERS

——破译顶级畅销书的成功基因

[美] 詹姆斯•W.霍尔(James W. Hall) 著

张德旭 陈薇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G235

11



北航

C1640247

Copyright © 2012 by James W. Ha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54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夜成名：破译顶级畅销书的成功基因 / (美)霍尔 (Hall,J.W.) 著；张德旭,陈薇译.

—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5

书名原文 : Hit lit:cracking the co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biggest bestsellers

ISBN 978-7-121-20035-9

I . ①—… II . ①霍… ②张… ③陈… III . ①畅销书—出版工作—研究 IV . ①G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0322号

书 名：一夜成名——破译顶级畅销书的成功基因

作 者：[美] 詹姆斯·W. 霍尔 译 者：张德旭 陈 薇

策划编辑：郭景瑶 (guojingyao@phei.com.cn)

责任编辑：雷洪勤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5 字数：264 千字

印 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3.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特点之一	一份你不能拒绝的邀约 /25
特点之二	敏感话题 /41
特点之三	宏大图景 /55
特点之四	黄金国度 /67
特点之五	夫人，这里只有事实 /85
特点之六	秘密团体 /93
特点之七	土包子和城市油子 /109
特点之八	神本为大 /125
特点之九	美国梦、美国梦魇 /139
特点之十	十二位“马沃里克” /155
特点之十一	支离破碎的家庭 /175
特点之十二	性元素 /195
扼要重述	/217

额外福利一章 作家不流泪 /221

心得总结 /223

为我的几名学生举杯祝酒 /227

附录 情节简介 /231



前 言

Foreword

我与书的初恋，好比大多数认真的男女恋爱，是在不经意间坠入爱河的。那时候我十岁，也许十一岁，好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地读学校里要求的必读书目。不过，因为这些书是必读书，我便决定把读这些书与长除法和书法等量齐观，不过是又一项令人生厌的念书任务罢了。

这里需要说说背景，因为我那时还只是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小镇里的少年。换句话说，我为了纯粹找乐子而去读书的可能性，跟心血来潮决定给足球教练织件毛衣的可能性差不多。一直没能下定决心读书，至少没有在那时候对我思想有影响的任何一位男性榜样人物的感召下决心读书。

所以，在那个秋日午后，我母亲去市中心办事，为了不使我成为她的累赘而把我寄存在公共图书馆的时候，她还不如把我抛进死谷里为好。图书馆黑黝黝的大楼是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有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建筑极为华丽的风格。驾驶这艘吱吱嘎嘎战舰的，是一位身材纤细、头发灰白的妇女，身着白衣，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眼镜，在书库间悄无声息地上下浮动，把书卷安放回其本来的位置，在身后扬起干燥

乏味的尘埃，一副活生生的陈腐形象。作为一个仅立志于在有界内线的足球场上或体育馆里取得不俗成就的小男孩，我当时窘迫极了，一想到在这个地方会被某个朋友认出来，就吓得魂不附体。

为了尽量不被人发现，我在书架过道间徘徊往返，端详那些发霉的大部头书卷的书名，一想到要在这个阴森森的屋子里待上一两个钟头，就乏味得要命。当有图书管理员经过，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如坐针毡并向我走来的时候，一阵恐惧促使我从书架上随机抽出一本书，迅速翻到第一页，装出如痴如醉的样子。

我一行一行地扫描书上的字，突然喘不过气来。尽管我的词汇量并不比当时当地的十岁男孩的平均水平大，但我的确知道“裸体”这个词。它是那种特殊的、被人珍视的词，算不上诅咒，但却是富含魔力的。你瞧，正是这个词从第一页里跳出来，抓住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个词原来是修饰“女人”的形容词，这个发现令我双膝发软、心跳加速。

我抬起头，确定图书管理员是否会从我手里夺走这本肮脏的书，扯住我的衣领，把我扔到大街上。到了晚上，消息会传遍整个小镇：“小吉米·霍尔在图书馆里读那本裸体女人的书，被抓个正着。”但神奇的是，这位图书管理员慢慢地走进藏书架里，留下我独自继续看我的第一本谋杀悬疑小说。

这个裸体女人已经死了，一个在野地扑蝴蝶的男人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怎么到那里的？她是谁？谁会做这样的事？在青春期来临前的感情骚动下，我呼吸微弱，几近昏厥，于是在靠窗处找了一个静僻角落。为预防母亲的突然出现，发现我在读这种不健康的书，我环顾四周，谋划了逃生方案。然后，我加快阅读速度，争取在她回来叫我离开前多读几页。

这就是人们读书的原因啊！书籍关涉成年人的事。强烈的情感、极

端的行为，还有我从未想到会存在的世界的内在奥秘。在这本——我的第一本——消遣书中，我突然意识到，小说能让人心惊肉跳，也能让人欲火焚身。事实上，小说出其不意地拓展了这个我一直生活于其中、并想要永远住下去的偏僻、闭塞小镇的边界。跋涉在英国乡村的沼泽地，追击谋杀那位裸体女人的令人发指的杀手，我不经意间从居家生活中解放了出来，被放逐到故事世界里，还可以了解那位滑稽的英国侦探每个关键的所思所想，也和他一样被难倒，一样倍感沮丧，而当他的逻辑推理最终将他引向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罪犯时，也和他一样欣喜若狂。

后来我又鬼鬼祟祟地跑了几次图书馆，才读完那本小说。当然，父母为我这份新近的热情困惑不已，但他们颇为大度，并未问及热情源自何处。他们要是真问的话，这份读书热忱可能会被按捺下去。

我读完第一本小说那天，抬头发现和蔼可亲的图书管理员正低头盯着我看。

我倒吸一口凉气。

“你喜欢悬疑故事？”她问。

我注视着手里的书，好像这本书是冷不丁地横空变到我手中似的。

“哦，这本书吗？”

“对，是这本。这是你前几周一直在读的书。”

“我想是吧。”我说。

“哎呀，我也喜欢。”她笑容满面地说，“我就喜欢好看凶杀故事。”语毕，还递给我一个诡秘的眼神，每当我感到与人群隔绝的孤独时，这个眼神便在我脑际浮现。因为我逐渐开始理解，阅读既是私人行为，也是公共行为。书诚然要独自体味，但书赋予读者一种会员资格，使其进入我所知晓的最令人神往的俱乐部：同伴读者。一起畅游想象性文学这片浩瀚的未知水域的同行者。

那天下午，这位图书管理员带我对那个积满灰尘的图书馆进行了一次私人巡游，还拿给我这个馆里所收藏的最好看的各种悬疑故事的图书。有冷硬派、温情派，还有福尔摩斯。她弄了一摞，给我取了一张图书卡，还帮我填好信息。

“读完了告诉我你的想法。”她说。

“好吧。”我犹豫地回答道。

“噢，别担心，这又不是学校。”她说，“你把这些书还来的时候没有考试。即使你没从头到尾把书读完，我也不会收回你的图书卡的。”

“我没把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足够聪明，能把这些书都读完。”我用手轻轻拍了拍这摞书。

“哎呀，”她说，“没有谁生来就聪明伶俐，所以我们才要读书呀。”

在随后的几年，我逐渐扩充书单，把狄更斯和哈代也列入其中，之后又喜欢上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劳伦斯·德雷尔，还有约翰·福尔斯、福克纳和斯坦因贝克，还有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得知体育活动和阅读并不相互排斥令我颇为震惊。事实上，当我发现海明威，并开始阅读关于他强烈的充满竞争性的英勇事迹的时候，我开始想象一种难以言表的图景——那就是，有一天，我把写作的技艺学到足够好，以致能创造出那些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消费的东西。

在我肯塔基州的家乡小镇，那个吱吱嘎嘎的老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而我也永远地逃离了它狭窄的街道和杂草丛生的田野。但是，今天的我以及我对世界和人类心灵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那个秋天的午后，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偶遇躺在草地上那个裸体女人，于是开始了这个漫长的旅程，年复一年，用书籍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充溢自己的心灵。

一学年接一学年，直到我把自己选择的领域中的所有学位都读完，而在此间，读书不仅成了我个人的挚爱，也是我的职业。和任何别的职业一样，我开始专业化。

在研究院读书期间，某类被视为先锋派的小说引起了我的兴致，当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这类小说成了我专门研究的领域。管它们叫元小说也好，抑或后现代，这些小说总归是实验性的，令人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先锋派中最好的作品，为了让那些尚未入门的学生们充分理解和欣赏其中的晦涩隐秘之美，便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

在教书生涯的前十年，我奉这些富有挑战性的小说为文学成就的金科玉律，吹捧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完胜那些仍采用情节和人物发展这些老掉牙的技巧的小说。

然而，有一天下午我在大学图书馆参考书库里查资料，试图为下学期要教的课设计大纲，这时我偶然看到一个过去每年的畅销书单汇总。我浏览这本畅销书单汇总，当碰到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又一本小说时，就更着迷了，激起我汹涌澎湃的怀旧之情。汇总上更多的是我以前一直想读但由于学术研究而只能忍痛割弃的作品。

也许，是从专业里爬出来喘口气的时候了。为什么不呢？

就这样，我设计了一门通俗小说课，但并非所有的通俗小说。第一次开这门课，我选了十本当时近十年的畅销小说。这些书很重要——太重要了。

最初教这门课也许仅仅出于突发奇想，但后来却成了我学术和艺术生活的转折点；事实上，我此后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

我们从《飘》开始读起。以前看过电影，但没读过这本书，所以情感炽烈的斯嘉丽·奥哈拉和她对我深深的打动，都让我措手不及。她的愚蠢让人抓狂，但却又令人彻底神魂颠倒，我不知所措。斯嘉丽的故事

深深吸引了我，这种感情的投入在我从前的阅读中从未体验过。没什么可以去解构、破译，也没什么让人心思涣散，就是魅力四射的人物陷入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中。

第二周，我们开始讨论《从这里到永远》。和上一本书一样，我再一次被这本书深深地触动了。这本小说视野之开阔、力量之淳朴、人物之传奇，把我带入一个我在之前多年的理性研究中差点忘记这片尚且存在的情感天地，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又变回了小孩，初遇狄更斯、哈达和奥斯汀，被他们笔下充满生机的人物迷住，这些人物魔幻般地从书页里跃出，在我心底安营扎寨，同我所见过的人们一样的真实，也一样地让人撕心裂肺。

就这样出其不意地，我又重新找回了在肯塔基州的家乡小镇那破烂不堪的图书馆里曾体验过的激动，那时候我还不能足够快地阅读，而我那时躲进的世界比现在我所居于其中的世界还要真实。我又回到了挚爱书籍的源头。

二十年前的那天，我也开始了某种奥德赛之旅，试图去理解何以使一本书变得“成功”，何以让我们与之沟通，又是什么让我们为之倾倒。

当数百万的读者——无论受过正规教育与否——在表达他们各自对买某一本书和喜欢这本书的观点时，道理在我看来不言自明：背后有更大的智慧在起作用。这样，接下来自然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本或那本炙手可热的书，到底是其何种特质引发了如此广泛的追捧和膜拜呢？

我开始琢磨，如果我对这些小说进行“反向工程”，把它们分解成许多组成部分，我和我的学生们会从中学到什么？在这些历来最畅销的小说背后，我们能否发现潜藏的共同特征？是否可以搞清这些书让人无法抗拒的因素？

为什么选这十二本？

“畅销书”这个词是杜撰出来的，后来开始普遍使用，因为它填补了一个需要——需要找个词来描述那些未必是最好但却是人们最喜爱的书。

——弗雷德里克·梅尔契尔

在解释选择这十二本书前，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理解我所选择讨论的这十二本小说并非普通的畅销书。如果能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持续一两周，一本精装版的小说能卖上10万册或5万册，这取决于当时与其竞争的其他小说，销量可能比一般的畅销书多点或少点。在图书行业，这样的销量已相当可观，但比起我们即将考察的畅销书，这样的销量就是九牛一毛了。

事实上，畅销书榜单有个诡异的特点，那就是，能否上榜更多取决于销售速度而非总销售额。如果A书在出版的头两周卖出了10000册或15000册，那它上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接下来的一周销量降为零。然而，B书一年内的销量是A书的很多倍，但如果其销售速度缓慢又平稳，没有A书开始时的大幅增长，那么B书可能永远不会上任何畅销书榜单。

总之，我要在本书讨论的小说都是销量高达数百万、曾经炙手可热的成功杰作，其中的几部小说在发表五十年后仍继续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把马克·吐温的著名类比稍微修正一下，这十二本畅销书和一般畅

销书的差别，好比闪电和萤火虫的不同。¹

我从这些畅销小说中识别出的共同点频繁地出现，似乎这些小说产生于相同的遗传物质。我甚至可以说，这十二本小说是同一本书的不同排列组合，为每个年代的新读者反复重写。诚然，这十二本小说各自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各相迥异的人物和极为不同的情节，但无论写于哪个年代，抑或被哪股变幻莫测的出版风尚推入风口浪尖，这些小说所运用的技巧和主题都惊人地相似，给数百万的读者提供了深深的愉悦。

但是，这些受到热烈好评的故事的魔力，并不仅仅产生于其组成部分。倘若真那么简单，那这本书只需几段就够了，一学期的课在第一堂课上即可结束。让超级畅销书脱颖而出，并吸引了如此广大的读者群的，是这些组成部分结合的方式，以及组成部分之间混合和共鸣的特殊方式。

在接下来的篇幅，我将详细分析这些独特的元素，考察它们被运用的方式，揣摩这些元素对数百万美国读者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会指明畅销书中这些反复出现的特点皆出于一个目的：渴望抓住美国故事的独特性、富于启发的传统和大胆的理想主义、道德挣扎、暴力、对立的价值观，以及非同寻常的人物。

那就言归正传吧，在解释方法论之前，先给出我们的书单，看一眼每本书的出版史。

1. 《飘》，玛格丽特·米歇尔著，1936年出版。

斯嘉丽·奥哈拉与索然无味的艾希利·维尔克斯相恋，但后者有

¹ 马克·吐温的原话是，“一个对的词和一个几乎对的词之间的差别，好比闪电和萤火虫。”闪电（lightning）和萤火虫（a lightning bug）虽然只差一个词，但意思有天壤之别。

意回避斯嘉丽而娶了他的表妹——这是维尔克斯家族的传统。然而，斯嘉丽并未轻易放弃，而是持续不断地谋划着获得他的欢心。随着南北战争的逼近，斯嘉丽用尽千方百计挽救家族在乔治亚州的庄园，包括涉入一连串越来越有利可图却越来越不幸福的婚姻中，直到遇到和她相配的放浪不羁的瑞特·巴特勒。

这本书是1936年头号畅销书。1936年12月出版后的6个月，这部小说售出了100万册；到1941年秋，出售了2 868 200册。1946年，该书授权的国外销量估计达到了125万册，美国销量达到3 713 272册。1956年该书的世界销量突破800万册大关，1962年增至1000万册，1965年达到1200万册；到了1983年，该书销量到达1600万册。在20世纪80年代，这本小说的精装版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以每年10万册、平装本在美国以每年25万册的销量售出。在20世纪90年代，销量估计接近3000万册。

2. 《小镇佩顿》，格蕾丝·梅塔琉斯著，1956年出版。

艾莉森·麦肯齐是一场婚外恋的结果，逐渐长成为一个内向且敏感的小女孩，努力摆脱单亲母亲康斯坦斯的过度佑护和她的出生地老式的新英格兰小镇的狭隘。正当她似乎已经逃离了这些束缚，并在城市中展开成功的写作事业时，她毅然决定回到她的故乡小镇，为她的旧友赛琳娜·克洛斯闹得满城风雨的审判进行报道。回归故里，艾莉森最终与小镇佩顿的残忍、仁慈和复杂达成和解。

这是格蕾丝·梅塔琉斯的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根据爱丽丝·佩恩·哈克特的《畅销书八十年：1895—1975》一书，《小镇佩

顿》的精装版和平装版一共售出了10 670 302册。

3. 《杀死一只知更鸟》，哈伯·李著，1960年出版。

在一个平静的阿拉巴马州的小镇，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斯考特·芬奇淘气顽皮，充满童真。不久，她的律师父亲阿提克斯接手了一桩为黑人汤姆·罗宾逊辩护的案子。罗宾逊被控告强奸白人女子。这桩审判使整个小镇惊慌不安，并迫使斯考特和她的哥哥杰姆与残酷的种族和社会不公展开搏斗。

《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于1960年，在畅销书榜单上持续上榜88周（在1961年年末榜单上升至第三位）。平装版印刷了135次，销售量远超1400万册。

4. 《迷幻之谷》，杰奎琳·苏珊著，1966年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安妮·威尔斯抵达纽约城，自信满满。她在娱乐业谋得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工作，不久又有了两个新室友尼莉·奥哈拉和詹妮弗·诺斯，还有一位潇洒迷人的求婚者莱昂·伯克。然而，随着漂亮又才华出众的朋友们的生活开始浮出水面，安妮·威尔斯也被朋友们拉下水，陷入了由毒品引发的悲剧旋涡。

这部小说是1966年的头号畅销书。在世界范围内售出约3000万册，使之与《杀死一只知更鸟》和《飘》归为大致同等重量级的畅销书。

5. 《教父》，马里奥·普佐著，1969年出版。

科里昂犯罪家族首领唐·维托·科里昂在被对手击伤后，他致力一生所建立的帝国面临瓦解的危险，直到他最宠爱的儿子迈克尔——一位战争中的英雄和正直的公民——接管家族事业。迈克尔是天生的领导者，很快就学会了操控黑手党内部的运作、残酷的政治和秘密仪式，并采取一系列迅速而残酷的行动，试图恢复家族的权力和尊严。

在出版后的头两年（1969—1970），《教父》卖出了100多万册精装版和800万册平装版。到1975年，精装版和平装版共售出了1200万册。

6. 《驱魔师》，威廉·彼得·布莱提著，1971年出版。

克丽丝·麦克尼尔是个单身母亲和成功的女演员，和12岁的女儿里根住在华盛顿特区，时下正拍摄一部最新电影。芮根原本是个有好奇心又快乐的女孩，但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喜怒无常。无数医生和精神病专家都没能诊断出她的病因，最后求助一位年轻神父卡拉斯。神父意识到里根被恶魔附体，于是，在对宗教信仰摇摆不定的神父卡拉斯和芮根体内的恶魔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和暴力顽抗，结果数人死于非命，而麦克尼尔一家最终战胜恶魔。

在出版后的四年售出了1170万册精装本和1100万册平装本。

7. 《大白鲨》，彼得·本奇利著，1974年出版。

旅游胜地阿米蒂小镇正着手准备夏天从市区涌来的海滩游客，这时一位夜间游泳的年轻女子被鲨鱼杀害。作为警察局局长，马丁·布罗迪要决定浴场在即将到来的盛大假期周末是否仍然对外开放。在小镇领导们的压力下，他只能开放浴场，致使当地一个六岁小男孩成了鲨鱼的下一个受害者。为竭力解决鲨鱼袭击，布罗迪与熟悉当地水域的粗犷猎鲨人昆特、受过学术训练的鲨鱼专家马特·胡珀组建了一支三人队伍，乘坐昆特的船向海域进军，捉捕这条凶残的巨鲨。

这部小说位居精装版畅销书榜长达44周之久，成为1974年虚构小说中上榜时间最长的畅销书。1974年售出了100余万册。

1975年矮脚鸡出版社的平装版售出了927万多册。

8. 《死亡地带》，史蒂芬·金著，1979年出版。

约翰尼·史密斯是一名高中老师，普普通通，与一位女老师萨拉·布莱克内尔相恋。突然有一天，史密斯的头部受到重伤，昏迷不醒。几年后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超能力。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合理利用自己超能力的方法，解决犯罪，济人利物，直到与事业蒸蒸日上的政客格雷格·斯蒂尔森狭路相逢。在预见到斯蒂尔森将为国家带来灾难后，史密斯决定不惜一切竭尽所能阻止斯蒂尔森达成目标，哪怕这意味着有生命危险。

这是金的第一部挤进年度前十名的小说。他早期的精装本小说《卡